

界線

南方壺

前年十月，我與幾位統計界的朋友，應邀到大陸安徽合肥參加一研討會。研討會結束，主辦單位帶我們至黃山、九華山等地遊覽。

黃山被譽為天下第一名山，自然風光優美絕倫不在話下。大陸許多名山均有纜車，坐上山，要走的地方就不太辛苦了。有一處山路很窄，依著山壁走，有時還要讓一下對面來的人，可說是摩肩接踵。在黃山腳下，是很難想像山上居然有如此多的人。一直往前走，說說笑笑，沿路各種奇松怪石。突然一轉彎，到了山的另一面，立即陰風凜冽，雲氣四合，瀰漫如海，剛才的風和日麗已不知何處去。怎會有這種情境，不過才一秒鐘的光陰？大夥扶著山壁，暫停片刻，舉步維艱。在電影臥虎藏龍裡，章子怡最後一躍而下，看起來很淒美。但此情此刻，我只想到摔下去就粉身碎骨。

我是不常爬山的，台灣百嶽我只爬過一座塔關山，戲稱自己是百分之一。常爬山的人，說不定對上述這種一線之隔，景色便丕變的情景，早已司空見慣。

這就是一線之隔，天壤之別的差異。山頭的界線還易分辨，很多時候，事情的界線在那就很難分辨。例如，擇善固執是被嘉許的，一意孤行呢？其中的界線何在？真的只是一條線，難以拿捏。

秦二世時，陳勝、吳廣，揭竿起兵以抗秦。陳勝還自立

心在南方

為楚王。起先還頗有一番聲勢，但後還為秦將章邯所敗。史記裡有陳涉世家，陳涉就是陳勝，其中記載：

陳涉少時，嘗與人傭耕，輟耕之壟上，悵悵久之。曰“苟富貴，無相忘。”傭者笑而應之曰“若為傭耕，何富貴也。”陳涉太息曰“嗟乎！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”

後來常以“燕雀安知鴻鵠志”，來形容一個人志向高，俗人(燕雀)卻不了解。但這與不安於現況，癡人說夢話的差別何在？也許真是要以成敗論英雄。人人皆可有鴻鵠志，以為別人是燕雀，一旦成功，曾經少懷大志的故事，便可用來激發年輕人要早早訂下遠大的目標；一旦失敗，曾經少懷大志的故事也可用來警惕年輕人要務實，不要有過度的妄想。

鴻鵠是一種大鳥。有趣的是，孟子亦曾提到鴻鵠。在告子上篇：

奕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奕，其一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為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為是其智弗若與？曰“非然也。”

有鴻鵠志好，但以為有鴻鵠將至卻被孟子認為不專心，會連圍棋都下不好。

桃花扇，是我大學時喜歡看的一本小說，去美國留學時還帶出國。那時還年輕，對書中女主角李香君那種有才貌、有見識、又剛毅的女子很嚮往。

在羊汝德所寫“幽默大師愛與僧”一文(見林語堂著“無所不談合集”一書(此亦為我帶去美國的書之一)中之附

錄)，曾說“浮生六記”裡的陳芸，及“桃花扇”裡的李香君，為林語堂最崇拜的兩個女子。林語堂曾設法得到李香君畫像一幅，懸之於書房，並提詩一首，有四段，第一段為：

香君一個娘子，血染桃花扇子。義氣照耀
千古，羞殺鬚眉男子。

要是有李香君的畫像我也很樂意掛。我研究室現在貼著一張莫文蔚的海報像。最近見到報上有一則李敖的新聞，並附上一張照片，應是在他家拍的。李敖背後牆上也掛著一張莫文蔚的像。兩張莫文蔚的像姿態相似，只是他那張更令人神往。紅袖添香，我要設法弄到一張好一點的仕女圖。

桃花扇，原為清初孔尚任所寫的一齣歷史劇。以明末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軸，但講得其實是明朝亡國的那一段歷史。侯方域是個才子，與李香君定情時，提詩於扇以贈香君：

秦淮橋下水，舊是六朝月，煙雨惜繁華，
吹簫夜不歇。

香君視此扇為命根子，一向珍惜。

我看的是南方範所著之小說版。香君出場時不過十四、五歲，書中形容她長得纖巧秀美，有一種大家閨秀的風度，因為身材小巧，有香扇墜的美名。性格上她顯得過份早熟，在應是活潑愛玩的年齡，已愛發憂國傷時的議論。香君曾因力拒被迫嫁內閣首輔馬士英，血染扇子。另一名士楊龍友將血斑點染成桃花，又添了幾片綠葉，畫一幅折枝桃花，成為桃花扇。明朝亡國後，一些往昔與侯朝宗等人常共議時政的書生，如黃宗羲等人，率領家鄉子弟兵，與清軍對抗。真正

心在南方

是莫謂書生空議論，頭顱擲出血斑斑。侯朝宗東躲西藏，終於與香君會面。他告訴香君，要帶她回鄉隱居，他解釋此並非“偷生苟活”，而是“待機而動”。香君聽後冷笑一聲說：

是的，待機而動，別人擲頭顱，灑熱血，

你等著坐收其成，這叫待機而動？

對那把歷經波折的扇子，香君說：

國家已亡了，這扇子留著有何用？

一揮手，把扇子丟進炭盆裡。侯朝宗嚇得遍身一陣冷，急忙搶起，已燒了個蠶豆大焦疤。

的確，待機而動與偷生苟活的界線又何在？待機何時才而動？這是如此難以抉擇。待機而動一輩子不就成了偷生苟活？我們一方面常摸不清界限之線何在，一方面又習於美化自己的所做所為。所以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們會認為自己是擇善固執，而非一意孤行；認為自己是有鴻鵠志，而非等鴻鵠將至。當然若無法秉持原則，妥協於現實，也是待機而動，而非偷生苟活。(92.4.21)